

雷东宝再次骑车上路,昨晚最后的一丝担忧也消失殆尽,心中充满必胜的决心和信心。他身后有那么多人在支持他,包括运萍,包括雷士根连夜联络起来砖厂的那些兄弟,包括四眼会计等大队干部。有他带头,老猢猻之类在小雷家哪里还有横行的空间。

宋运萍等雷东宝上路,将煤饼炉封了,免料槽里塞上足够的燕麦麸皮和青草,桌上留下一张字条给爸妈,自己鼓起勇气,顾不得羞涩了,骑车去小雷家大队,她想第一时间知道雷东宝的好歹,小雷家离县城近,有消息肯定先传到小雷家。而且,她想雷东宝的妈此刻该是最担心的,需要有人分忧。

雷东宝骑到空旷处回头看看,果然没见宋运萍跟上,这才放心。他骑得飞快,到县城正好中午,知道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会儿,他便进县第三饮食店吃一碗阳春面,面条吃完,连汤水都喝下,直至露出碗底钢钉凿出的三个黑点字:“县伙三”。吃饱抹一把嘴,他刚想起身离开,忽然想到前运萍为他整理衣冠,他忙也粗粗拉了拉衬衫,将部队带来的宽皮带挪正,才整整齐齐走向县政府。

没等多久,大约是县政府领导们开始陆续上班的时候,只听喧嚣之中隐隐传来喜气洋洋的锣鼓声。雷东宝随着路人的眼光一同看过去,远远地,看到大红横幅一条一条地冒出来。雷东宝眯着眼睛,看着横幅渐渐走近,其中一幅上书“农民过上好日子,感谢县委县政府”,落款是“小雷家大队宣”,雷东宝心说这是谁想出来的好句子,很上口。第二幅也近了,上书“四项基本原则作指引,三中全会放光芒”,第三幅是“小雷家大队社员富裕感谢共产党”。锣鼓则是安放在手扶拖拉机上,由雷士根开着的,擦得崭新的手扶拖拉机还顶着一朵纸大红大红花,新娘子一般。砖厂的人都来了,每人手推着新新旧旧的自行车,车头绑着一面彩旗,这是雷东宝秘授的露富招式。队

伍倒也招惹惹人,后面已经跟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。

雷东宝高兴,才要与众人招呼,却听后面有人问了一句:“同志,你也是小雷家大队的社员?”

雷东宝回头,见是一位同样推着自行车的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子,那男子的眼睛似乎会笑,很是可亲,雷东宝看着很愿意回答:“对,我们是。”

年轻男子微笑地问:“大队领导班子改组才一年多,这么快走上富裕道路了?”

雷东宝天不怕地不怕的心忽然被年轻男子看得有点羞,忙大声道:“别的都不用说,你看我新买的自行车,还是凤凰的。你看我们大队新买的手扶拖拉机,那是大队砖厂拉砖用的。”

年轻男子依然微笑,说了声“不错不错”,便推车进去县府大院。雷东宝不知道这是什么人,最希望这人是县长书记的秘书,第一时间把他们小雷家拍的响亮马屁传达到领导耳朵里。但他没时间多想,他得与土根他们会合。

会合后,他们便站在大院大门口路边,继续锣鼓喧天地闹。土根心里很是担心,不知道县衙门里面什么反应。雷东宝吩咐大伙儿使劲地敲,即使叫不出人,也得烦死里面办公的人,总得让县里的人来说几句话。

(14)

当我们停在大门口时,母亲正站在花园前等候。我简短地对史蒂芬说:“谢谢你,再会。”然后我就直直地走进了屋内,丝毫没有回头。母亲被我的冷漠震惊了,她责备我说:“你不会就这样打发那个年轻人回去吧,至少也得请人家进来喝杯茶呀!”她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失礼,我急忙忙地冲出去。

看到我出来叫他,他愉快地和我一块儿回到屋里。我记得金色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,照在他身上,他正在说舞会上的趣事,看上去那么迷人。我真的喜欢上了他,其实只要那种疯狂开车不要太多,我想我并不会介意。

隐藏的真相

几周后,我的家里迎来了新成员:一位暂时寄宿的16岁法国女生。巧合的是,这个女生的好朋友寄宿在霍金家。“五月舞会”结束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,伊莎贝尔·霍金邀请我和这两名法国女生去剑桥玩。让我长舒一口气的是,她开车比她儿子平稳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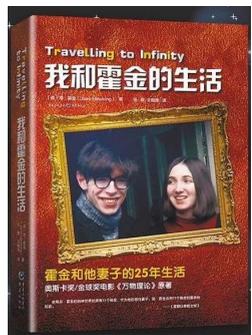
与伊莎贝尔的交谈令人愉悦,她的言语间充满了智慧。更棒的是,她给我们提供了丰盛而美味的食物,她称之为“便捷午餐”,我们就坐在史蒂芬宿舍外的阳台边上吃边享受剑桥的时光。从此,我的家庭和霍金一家走得更近了,每逢史蒂芬回来度周末,我的父母都会邀请他来吃晚饭。不过,我很快将再次出发去西班牙。

1963年7月的一个早上,父亲开车送我去盖特维克机场,我搭乘的航班本该在9时起飞,但因引擎故障而延误了4小时。当我终于在17时走出马德里机场时,负责接机的比尔·刘易斯先生对我开玩笑道:“还以为你绕道北极去了呢!”

接下来他带我去看了寝室。寝室在街角的一间公寓里,房东是皮拉尔女士,她身形瘦小,披着一头黑发。皮拉尔的另外一个租客西尔维娅在英国使馆上班。后来,西尔维娅向我抱怨说,不管白天黑夜,总是

有皮拉尔的朋友突然出现在公寓里,严重影响她休息。听她这么说,我暗暗打算减短在马德里逗留的时间。不过那并不能阻止我尽情享受在那座美丽城市的每一秒时光,我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、位于阿兰胡埃斯的皇家寝宫,以及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。

令人不安的是,我和西尔维娅都感到与房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。我选择撤离,坐上了前往格拉纳达的火车。在格拉纳达,我住在一个国际学生青年旅馆里。那个地方住着一群我见过的最热情激动最不可预测的学生。他们的话题可以瞬息万变,上一秒还在谈论政治,下一秒就会与你尽情地讨论诗歌。我在这座城市里到处溜达,看着街边的吉卜赛小孩儿们追逐打闹,或者在摩尔人修建的宫殿里闲逛,玫瑰花香和潺潺流水让我神志缥缈。有时,我会在小溪边独坐几个小时,并感到一股深深的寂寞。我意识到,我渴望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,这个人就是史蒂芬。我们之前的相遇迸发出了惊人的火花,同时也带着一种相配的和諧。因为他的疾病,我想任何和他的关系最终都将是短暂且令人心碎的。但在那之前,我能帮助他完成他的使命,并找到哪怕是一瞬间的幸福感吗?我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承担如此重任,我把这些想法跟朋友们探讨,大家都叫我鼓起勇气去尝试。“如果他需要你,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。”他们说道。(7)



我们本能有欲望、有情绪,也有仁爱,所谓的“仁”,就是节制自己私我的欲望、情感,将之约束于礼之中。说到节制、约束,许多人可能

会觉得那真是麻烦、不自在,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不这么做了,后果可能会让我们更麻烦、更不自在;比如有的时候,我们实在忍不住想要去探听别人的隐私,说是非、聊八卦,并以此为乐,但同时心里也知道,如果自己是八卦、是非的主角,可能会很难过。只是……反正是别人嘛!说一下又不会少块肉!然而,在这样道听途说的过程里,不仅伤害了他人,自己的心也偏离了中正之道而不自知,没有尽己,也没有推己。我们往往觉得这只是暂时的小事,没有什么大碍,但正由于这些小小的偏离,久而久之便造成心的浮躁不安、混浊不明,而整体精神的委顿、气馁,便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;所以,仁是在远处,而在日常生活里的视、听、言、行,不该看的、听的、说的、做的,就不要去看、听、说、做,人格的光明正大,气质里的正能量,也是这样慢慢约束、端正而来的。其实平心静气想一想,那些八卦是非,就算错过又有什么关系呢?有时候知道得太多,反而扰乱了自心的宁静,浪费更多时间去厘清、证实或遗忘;有时一些偏见先入为主,反而导致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。

孔子认为背主的管仲是仁者 因为他让天下百姓太平四十年

孔子关于仁的实践,从不好高骛远、不切实际的揣想,而从个人生活中踏实的一念、一言、一行着手;但换个角度来看,他也不以眼前可见的、私我的小利小惠来丈量“仁”,而着眼于天下百姓的福祉。管仲

这个人便多次被弟子提出来,质疑他并非真正的仁者。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小白,他本来差点死于管仲之手,后来又差点杀掉管仲。怎么说呢?当他爸爸齐襄公在位时,国家非常混乱,师傅鲍叔牙劝他到莒国避避风头,此时他哥哥公子纠也和师傅管仲、召忽躲在鲁国;当齐襄公被臣子杀掉时,两人带着师傅快马加鞭赶回国都抢王位,正所谓先到先得;在路上,两批人马相遇了,管仲一箭射中了小白的衣服,小白不愧后来成为霸主,立刻咬舌吐血倒地装死,公子纠见对手死了,就不急着赶路;而小白看哥哥人马走远了,便抄小路日夜兼程赶回国都,宣布即位,并要求鲁国把哥哥的头颅和管仲、召忽送过来。鲁国后来被齐国打败了,只好杀了纠砍下人头,和管仲、召忽一起送到齐国去。鲍叔牙和管仲本来是好朋友,他便告诉齐桓公:“如果您只想让齐国富强,那就把管仲杀了;但如果您想要成就天下的霸业,那就非管仲不可。管仲在哪国、哪国就强大。”后来召忽自杀,齐桓公以管仲为卿大夫,果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孔子弟子这时就困惑了:人家都把他主子杀掉了,他不为主子自杀,这不是不忠吗?孔子说:“桓公不靠武力,而能九次会合诸侯,给天下百姓带来四十多年的太平日子,全都靠管仲。管仲当然是仁者啊!”(《论语·宪问第十四》)。

但率直的子路还是不服气,“不能拘节也就算了,他还去帮助杀掉自己主子的敌人,这也算仁者吗?”孔子丝毫不客气:“管仲功业之大,人民到现在都还受到他的恩惠。如果没有管仲,可能现在在鲁国都被夷狄占领了;哪里像那些小人物自以为正直,路连水沟旁自杀,甚至没人知道他是谁。”孔子在政治上,一心一意想消除人民的痛苦,个人的生死、名节都只是其次;也因此,当那些他曾经骂过的政客来找他当官时,他还真是想去,甚至学生都怀疑老师是不是脑袋坏了;孔子终究都没有去,不是因为顾虑个人名节或弟子的观感,而是知道这些人邀请他去只是做做样子,终究不会听从他的话的。(9)

“紫禁城”这个名字,据学者李燮平的考证,首次见诸文字也和大明嘉靖朝有关。围绕着这个名字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星象考据。举一个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说法。他研究了中国三垣二十八宿的星座理论,发现了天极与帝王之间的关系,认为传统星象理论相信,天极的中宫是紫微宫,所以人间的中心应当叫紫禁城。无论天上人间,宫城都是以“圈子”绕“中心”为特征。

时圈从天极向周围漾开,正和地面上帝王的势力向四方展开相对应……天上的北极星就相当于地上的帝王,官僚政治农业国家的庞大组织,和自然律一样,不知不觉地围绕着帝王打转。

虽然紫禁城的名字在明初还没有叫响,也不在中心位子上,但它从面世伊始,就是京城最核心的圈子。明代内城图上标注了紫禁城里的23个地标,包括天安门、端门、午门、宫城里面的主要大门和太和殿。如果你手中有一张详细的故宫地图,不难发现紫禁城里面也是个圈套小圈,小圈套微圈的格局。中心之中心,是坐落在“前朝”的三大殿: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它们是宫城空间结构的最高点,象征九五至尊的权力巅峰。

在外圈城墙与紫禁城之间还有一圈围墙,如同天上的紫微宫有三垣护卫一样。这一圈叫皇城,也就是百姓嘴里的小圈圈,在明代内城图上是用淡紫线画出来的。沿线的地标有68个,包括南起大明门,通过千步廊,西有长安左门,东有长安右门,再往北,西有西安门,东有东安门,正北还有一座门,就是北安门,清顺治时改叫地安门。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《日下旧闻考》中,详细介绍了皇城这一圈明代和清初的诸局诸司,著名的有司礼监、惜薪司、御马监、中书房、火药局、兵仗局,明代臭名昭著的东厂和西厂也在这里。这方圆十八里的皇



城,地方不小,形状不方正,修好之后成了禁地,百姓不得出入。

这曾经“霸道”的一圈城墙,从民国时就开始拆,拆得精光。如果不是由于一个小侥幸,它的光景绝少会被人提起。这个侥幸落在明皇城的一段半截墙上,2001年在拆除附近的四合院时,这段墙不期然重见天日,位置就在长安街与平安大道中间。虽然城墙已是残垣断壁,但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古建筑。所以政府决定重新朱红涂墙,上覆黄琉璃瓦,为北京留下了“皇城根遗址公园”。

皇城是护佑紫禁城的小钢圈,永乐皇帝非常看重,加固修好了,大有帝祚永延的自信。万万年就是一亿年,和万万岁一样,都夸张到无法想象的时空。这种自信,后人觉得还不够过瘾,到顺天年间《大明一统志》,时空又被加上了不少个“零”。看来帝都的圈圈围城,必须以天文学的概念进行纪年,就像祝愿帝王万寿无疆,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
大清出了一位睿智有远见的皇帝——爱新觉罗·玄烨。他对外部世界和启蒙科技有极大的兴趣,把紫禁城带进了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圈子。

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自信,他就是修了元大都的刘秉忠。他写了几句诗,抒发了自己对大都的期望:“辞却兴亡,惟有酒多情。收取晋人眼上泪。千载后,几新亭。”刘秉忠将大都的寿命缩短为几千年计,也已经很长了。但现实比他期望的无情,元朝皇族只在圈圈里住了不到一百年。明朝皇族在圈子里的运气也没有长到哪里去。延续了280年后,明末出了两拨搞帝祚颠覆的人,一拨是从陕西来的农民李自成带领的军队,另一拨是山海关外的满洲人。两拨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杀向北京城,就是要占领“前朝三大殿”。闯王李自成没学朱元璋,在横扫西北的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就称帝,而是心急火燎地一路打到前门外。关外的满族人也不含糊,他们从东北过关斩将,战马嘶鸣,铁蹄无情踏破紫禁城的层层门槛。结果,1644年一个月之内皇圈圈两次易主,先是明末代皇帝崇祯逃出了玄武门,以命殉国;后是李自成做了几天皇帝便慌忙撤离,扔下了龙居宝座,任由外族6岁的小皇帝升帐登基。三层城墙护佑巅峰,挡不住枪杆子冲入太和殿的暴烈行动。(8)